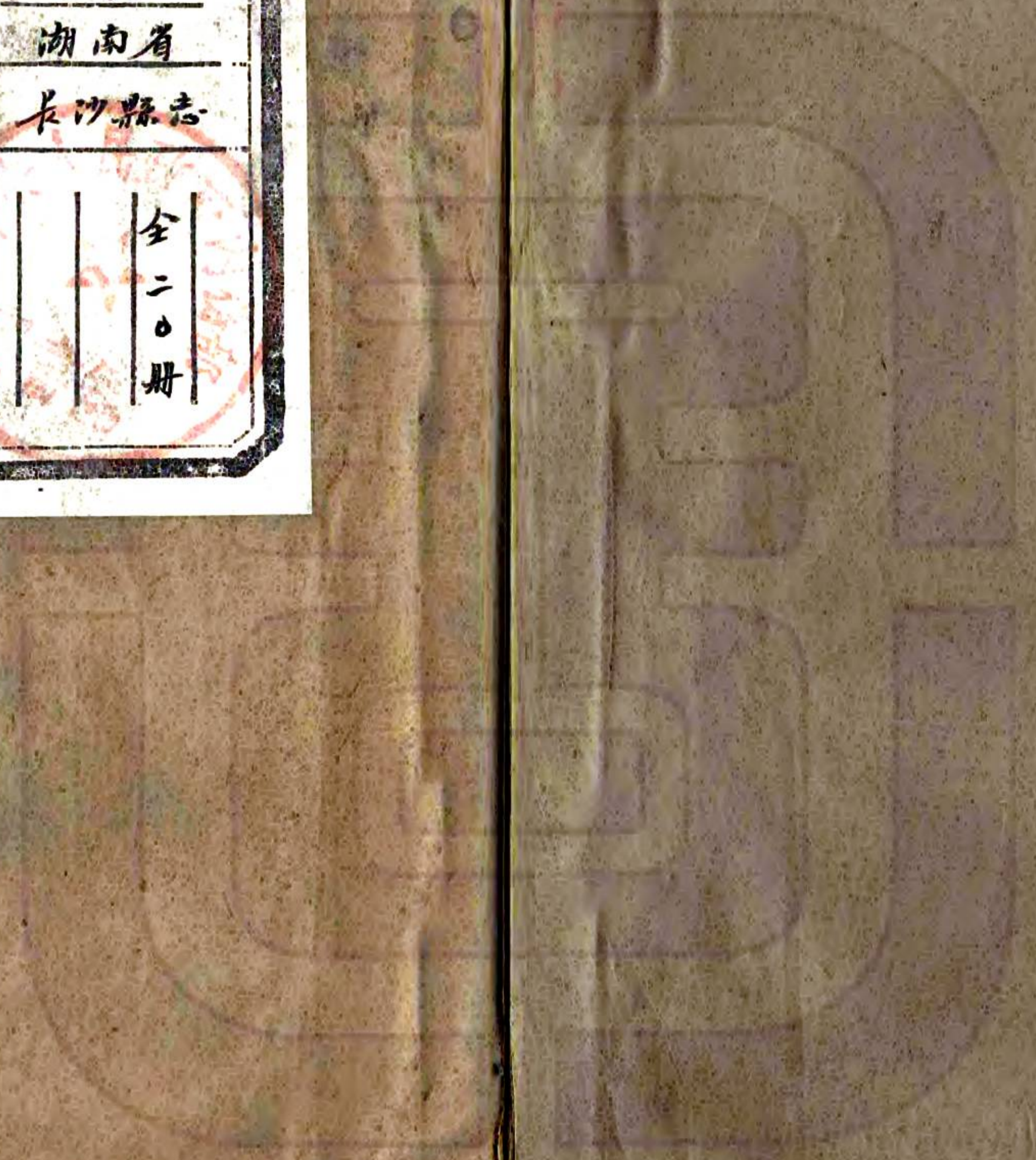


長沙縣志

地270.13
38
部1001-20

方志
湖南省
長沙縣志

				全 二 冊
--	--	--	--	-------------



晉江縣志

同治六年續修九
年開雕十年刊竟

序

同治六年余奉

簡命來宰長沙值邑中薦紳先生奉上
憲命續修邑乘因與余商推其事余
謂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班氏稱
子長有良史材不華不俚文直事核
志之為書何莫不然夫摭拾故實徵

長沙縣志

卷之首序

一

信剖疑匪學不決斧袞筆削彰潛發
幽匪識不行難獮繁蕪正言斷辭匪
才不濟具此三長志法備矣考漢書
自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始有長沙
郡隋大業三年始分長沙縣治由是
疆域宏開嶽山屏其南洞庭瀦其北
防禦之阻則東南之隩區焉華實之

毛則湖湘之腴壤焉文物聲名洵為
諸邑冠軍興以來樹奇功立偉節攄
忠赴義之士經文緯武之材翼起翩
聯後先相望允為首善之區矣第前
明邑志不可攷起康熙訖今凡七修
其中門例不無異同因時制宜各有
所見恭逢我

國家重熙累洽

皇上稽古右文 方鎮大吏方將續修通
志余雖不敏亦願共贊厥成以仰副
朝廷採風問俗之意所幸此邦人士咸
相驩浹簿書之暇代為文告通都分
曹責效至其參互攷訂讐校成編則
諸先生力也余稍閱其書不攘美不

辭費分門則仍其舊輯事則增於前
編人物而忠義特書崇大節也遵官
禮而保息分類紀義舉也藝文必已
成之集所以防虛名選舉有等差之
分所以重名器然則是志也豈特備
一方之掌故為往事之明徵而已哉
將使官是土生是邦者稽習俗而資

政教觀紀載而動勸懲於扶世翼教
之道不無小補焉云爾昔同治七年
歲次戊辰季冬月

欽加同知銜調補長沙縣知縣江右劉采
邦謹撰

引

同治四年冬不佞權長沙篆適大府擬修湖南通志諭令

各郡縣賫申舊志并採訪事實申送備錄以歲事將畢未遑也今春復奉札嚴催不佞因查縣志自嘉慶十五年續修之

後距今近六十年其中時事遞更文物炳蔚理宜及時編輯乃謀之邑中諸君子謂乘茲採摭續編縣志事甚便諸君子皆以爲然第工鉅費繁必資眾力又奉

旨彙報節孝建立總坊需費亦以千計是皆刻不容緩倘不合并助集勢必文獻日就淪湮名節無由砥礪斯亦守土者之差矣夫一邑之中豈乏慷慨好義之士長沙爲一郡領袖素稱富庶之鄉甲第崢嶸簪纓疊起竭餘貲以襄盛舉尤屬義不

長沙縣志

卷之首

引

容辭茲特發給印簿遴選各都士紳按戶量力捐輸想士紳自當欣然樂從則集腋成裘將數十年未能舉行之事一旦告厥成功溯已往之儀型備將來之攷索文獻燦然備具節義并賴昭垂何快如之且事亦在人爲耳如書院賓興諸費均事所宜行如由此而次第行之非徒一邑之幸卽不佞亦與有榮焉是爲引

同治五年四月署長沙縣事卽補直隸州徐淦謹啟

引

同治乙丑 大府議修省志檄郡縣各賫舊志并續修新志以獻長沙爲湖南州縣之領袖省志之修苟有所書必自長沙始故纂修之役長沙爲尤急焉查縣志續修於嘉慶庚午迄今近六十年其間天文山川疆域田賦物產與夫學校選舉名宦鄉賢凡前志所備載者踵而增之可也惟是兵興以來南楚人材忠憤勃興相與宏濟時艱者指不勝屈第恐時移事遷文字無徵故老之傳聞久而愈失其實向之勤勞王事者亦遂有傳有不傳於戲人才之盛半由觀感

國家資其力以爲驅除天下之人豔稱之而邑乘不詳後之生斯土者將何所觀感而興起耶然則續修之謀烏容已哉前

長沙縣志

卷之首

引

二

尹皖南徐君重其事與邑紳再三謀未就而瓜期及余蒞茲邑簿書之暇復與諸君子商推羣以爲事不容緩又值邑有謀建節孝總坊之議於是捐廉爲之倡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況長沙爲沃饒區其人類好義而識體要此一役也典章名教之大人風俗觀感之資於是焉寄吾知必有念切善舉樂於解囊怵他人之我先者余不敏得藉邑人之力俾數十年之文物與前志所未備凡足爲後世觀法者俱燦然著於志乘使他日省志之修有所憑以爲資而又能以其餘植節義而培風俗是一舉而眾善備焉詎不懿歟是爲引

同治丁卯孟春月運同銜卽補知府補用同知署理長沙縣事李惟丙謹識

舊序

康熙七年

胡壯生

邑之有志猶夫家有乘國有史所以紀形勝而載方物表賢良而揚風化則一日之事而實千古也余膺

簡命來牧茲土民生休戚地方利害敢不夙夜畱心以副讀書期許之志無奈兵燹之餘兼以水旱頻仍鳩形鵠面慘然心目哀此殘黎幾爲揮賈生之淚繪鄭監之圖矣生聚教訓之未遑何暇他及追憶疇昔承乏甯陽下車伊始吏進邑志猶攜行笥長沙古名邑幅幘寥闊醴陵甯鄉瀏陽善化咸其析置之地茶陵諸州縣莫不有志長邑爲郡之首屬賢士大夫領袖他邦志獨未之前聞俾山川人物諸事蹟竟與荒煙蔓草同其湮沒豈非當事者一大缺典乎余五載於茲每爲動念

長沙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一

而不能去諸懷故不敏不敏於政事稍閒時購索遺篇諮訪茂學與邑紳士谷尙江君有溶及諸同志者僉謀枹始討論而刪定之幾逾歲月彙集成書分列卷目而事以類附焉雖一時耳目或未得其詳而長邑之形勝方物賢良風化紀而載之表而揚之約略見於斯矣稽風俗而資政教鼓忠孝而勵節義未必無小補云

舊序

康熙二十四年

朱前詒

長爲列屬之首而書缺有閒等於寡陋總以邑統於郡不妨從同而例書耳余以爲不然編年紀月詳於魯史而邱費郈蒲諸邑書魯事者不嫌於分註田賦車馬載於晉乘而溫原曲沃諸邑執晉簡者不憚夫更端卽班史地理志所序長沙

一郡綴以十三邑近自羅湘遠逮安成繡錯碁置絲聯繩貫未嘗以郡而該邑也豈以巖巖名區比於漆閭邱之微而漫不見於經傳也哉余承乏茲土謬欲方軌前哲事有難決往往問諸故府則愕不知所對譬諸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何知魏晉因歎志者紀事之書也田賦不志何以服先疇之畎畝學校不志何以垂世德之名氏營建不志何以守高會之規矩其他本末舛逆首尾橫決有難徧以疏舉者何文獻之無徵抑至是邪及得近刻一帙受而讀之謀野之獲見於草創而討論修飾潤色尙懸而有待恭逢我

皇上誕敷文德同文之治既洽於方夏徵文之檄不遺乎下邑

璽書遙臨遐邇焜燿其在祝融之國光遠有耀固爲聲教之所先

長沙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二

及而長居孔道輶軒戾止邑乘之修其何敢尙後於他屬哉爰手一編進學博徐君謀之徐謙讓未遑余正告之曰古百國春秋成於外史而後上之內史君楚中名宿備官於斯發倚相之墳典摹屈宋之芳澤外史一簡舍君奚屬徐無以謝因退埽閒軒取前刻而討之論之修之飾之又從而潤色之而康熙六年以後官職選舉財賦兵戎學校公署事涉沿革據實書之期於不誣更期於不遺閱兩月而志已成矣志成後余不佞晝考夕糾將徵信於斯以作夙夜之箴而賦役編定較若畫一賦不苦於悉索役不窮於奔命行將人寫一通懸諸壁牖家絃而戶誦之其裨益不良多乎抑聞之古人有言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繼自今

往操刀之割展卷而刃可游美錦之製抱牘而繡已錯蕭規
曹隨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敢以是弁諸簡端

舊序

康熙四十二年

王克莊

國史或數百年一修邑志或百年一修志較史爲差密從未
有數十年內三易其橐屢付剗削者也然而視其時處其地
有不容不修之理亦豈敢憚煩邪余莅長沙五載餘閒閱前
志有其事爲昔所無今所有者若

御製輝煌訓飭多士

上諭諄切懇至加意楚南與夫學宮之修建公廡碑亭之鼎立是
也有其事爲昔所未定今始畫一者若田畝之清丈都甲之
區分衛屯之歸併賦役之簡便上不病國下不累民者是也

長沙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三

有其事爲昔之所少今之宜增者若人文之日盛記載之日
繁搜羅之必廣者是也儻失今不修因陋就簡後人從何稽
考而徒溷其心目已邪因與學博胡君商之胡君曰然是太
之志也由是博採眾論合之時地裁之己心芟其繁冗增所
未備閱數月成橐捐俸刊諸梨棗俾垂永久諸凡星野山川
官職人物等項未敢減損一字悉仍其舊止訂其亥豕之訛
而已惟是學校田畝賦口屯田則悉加釐正煥然改觀至於
藝文志內自虞夏及漢唐宋元明凡名賢之詩賦自序有切
茲土者亦未敢妄爲削去然自

國朝定鼎以來六十年間文教誕敷人才眾多後來居上不得
不爲增入則以時當清晏正講藝之日載之於志以備國史

採擇庶免遺漏之誚云爾蓋國家之事莫大於教養二者予非敢自謂能養且教也第仰體

朝廷德意俾農安隴畝士習絃誦以庶幾無墜厥職今民咸務本致田價日增士皆自愛致學業日新視開闢之初繼亂之後殊覺有異則茲志之修維其時矣後之宰斯邑者從而考覈焉其亦有所依據矣因援筆而序其概於此

舊序

乾隆十二年

李大本

自漢儒地理風俗之編成而郡縣之志已肇無論巖疆小邑罔不詳紀事迹搜羅舊文各成一書以待作史者之採擇論定焉顧時代遷流新故遞續前賢搆始之力與後人補葺之勤其能事蓋相等然而樸斲勞而丹雘逸踵事增華逸者方且掩其勞而攘而據之此余於長沙續志之所爲兢兢也前志斷自康熙中祀而止迄今甲癸周而奇矣

國家日深淪浹久道化成而又當

聖神英敏四方清晏捧版圖以求隸於大司徒者盡海內外故制撫諸大臣宣布雅化文治聿興使宰士屬吏各出其心力簡搜佚事酌劑時宜以敷陳治典潤色鴻猷煌煌乎甚盛事也余承乏長沙職應爲七十餘城首倡爰受事上臺謀僉紳士取舊乘而津逮之因作而言曰時有今昔治道同揆其所恃以爲徵信者史外爲志志所以輔史而行遠者也大之如辨方正俗可參於禹貢國風而丁庸物產纖悉畢陳亦進與食貨諸篇並垂經世之用然史以綜累朝之典則故例儉而義

嚴志以備一方之紀載大約考星分稽山川往蹟之盛於是乎繫逸節之奇顯秩之炳於是乎傳城池道里祠宇津梁之修廢學校解署防務祀事之沿革於是乎詳民風吏治之登耗煩簡於是乎寓藝林之富於是乎存故例博而義繁於以宏訓保治彰潛發幽此其關要直與國史之修埒重焉昔編草創未必失同罣漏而中故多遺佚類如人物湮陳列女闕胥疆域之合圖祀典之簡載不惜拾賸補殘期於完備足協徵信而已耳若夫運會休隆視昔所陳駸駸日盛於賁靈騰祥之區人瑞天休珠駢繡錯者悉揚厲而續志之政猶仍樸斲之規模而丹雘麗之兩不相蒙夫今之視昔勞固均焉其諸攘據之嫌亦旣避矣乎後之人傳所志並傳所以志是則

長沙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五

予志之兢兢也夫

舊序

嘉慶十五年

甯海

趙文在

綺園

文在宰長沙之四年適

國史館檄取邑乘求諸故府殘脫失次鄉僕士庶咸請述故增新文在自顧不敏不文又長沙者湘中都會所謂宜陽雖縣其實郡也事劇倍支邑辭不敢任鄉先生又曰良於吏者胸中自有全志善爲邑者精神充乎滿縣今公宰吾邑四稔矣昔無久逾此者山川靡不到民之情僞靡不周知所謂胸有全志者非歟其母辭乃復於眾曰昔班伯爲定襄郡郡聞伯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作威泊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迎延滿堂曰爲供具執子孫禮甚恭諸所賓禮乃共諫伯請治

事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因各言所以治狀由是郡中稱神明抑揚雄有言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蓋譏其以吏自尊而不知好賢之效也文在年未三十而學爲邑旣三十而忝尹首繁無異德能何以克免速謗於茲土而邑父老士庶卒幸不鄙夷於我者良有慕乎班伯之爲而深忱乎揚雄之言也今幸以是免戾於爲邑請更以是爲志可乎必不獲避幸圖所以佐宰燭幽隱齊貴賤公是非精考覈信今而傳後雖假手於小宰要各得乎人心之同然庶幾知其罪非我也公也若是其可乎僉曰諾敢不敬矢公以從事以聞上臺皆報可乃文告通都僻壤使各舉聞知約規四章分曹責效文在竊視其成閱七月而歲事文在例得弁言簡端是爲序

長沙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六

舊序

嘉慶二十二年

蘄水

陳光詔

志乘之書或數十年而一修或遲至百十年而有修有不修大抵視其時與其人而已長沙縣志前任甯海趙君修於嘉慶十五年越今甫七載而復有續修之舉者先是湘中諸搢紳籲請上臺重修省志蒙准飭所屬府州廳縣悉心採訪並頒發採訪格式通行曉諭在案長沙者湘中都會自宜奉行勤恪以爲七十餘縣先子以菲材尹首邑不敢任尤不敢辭竊以爲省志乃州縣志之統宗而州縣志實爲省志之支派支派明斯統宗舉則採訪之役當仍自邑志始矣爰文告通衢徧延邑中耆碩取趙前任之成書分曹編續自十五年以前趙志之所已登勿復贅也十五年以後趙志之所未備毋

或漏也子穀梁子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今屈指趙君修志以來其時則僅越七年其人則半係熟手而一切續增事實皆得之目見耳聞不致如穀梁子之所慮此豈官斯土者之好博近功亦其時與人適相值而然耳是役也始於今年季夏至仲秋蒞事諸紳士謁予弁言簡端余因思續志之所以能詳且速考端由席趙志之成而兼得邑中士大夫之助子旁午公私日不暇給雖時與君子口講指畫敢遽謂與有微勞所幸令不肅而意孚費不繁而事集用以備首繁之掌故而卽以供湘南通志之取攜應亦上臺所心許也夫

舊小序

康熙四十二年

王克莊

長沙縣志

卷之首

舊小序

七

古人讀書左圖而右史史載事圖載形相需爲用者也今邑志史之屬也其中所紀天文則有星躔壤境則有險易城池官廨學宮則有位置山川則有名勝將使一披覽而瞭如指掌者非圖無徵矣作圖象志

志地理於一邑綦微矣然諸侯寶三土地居首封建郡縣雖曰異制而分土以任人畫疆而定治其道一也長邑自漢以來常爲重地國於此都郡於此治今則開府分藩與鄂並峙蓋洋洋大國之風矣其容略諸故首沿革稽世變也次星野憲天道也次疆域尊提封也諸如都甲坊街市鎮風俗物產山川之屬皆豐盈所由徵政教所自考形勝所爲著也比而書之司牧之理於是乎具作地理志

舊志云民勞則難動而物當極蠱則必新二者相值斯經營難焉長邑自逆變以來民力可謂極困而諸務無一不蠱前視事之初廳事則僦舍矣黻宮則茂草矣城垣則傾圮矣其他大抵皆極敝而待改作者也既無庸可緩其事而又難亟問諸民於是權輕重而前後之捐俸資而倡率之大者如廡宇學宮雉堞旣煥然改觀餘亦以次及焉不傷財不害民而役就而功成焉雖不敢侈子來之盛事若東門興役之謠吾知免矣作營建志

積邑而郡積郡而省積省而天下天下者一邑之積也故安天下之道使邑皆得其官官皆盡其職而無餘事矣商周之前秩官莫考秦以下其制數更然皆有專官焉重民牧也今

著歷代官制於前次列牧宰姓氏以及佐貳學職皆與宰共教養之責者也悉書焉後之人將指而歷數之曰某也賢某也能某也無稱焉斯編也其嚴乎予將以自勵而並告後之君子作秩官志

國家大事莫先於田賦田賦不清里胥得以叢奸以致豪強隱占貧懦包賠爲害已甚自康熙三十年奉文清丈都甲分晰其實在增損之數較舊志有異至四十年復履畝親勘田畝益爲清晰於原額不缺而賦役遂歸畫一今悉依全書作賦役志

國家化民成俗必先興學所謂以道得民也身心倫物士所自修而必聚而肄之於其地蓋藏修游息有專責耳郡城三

學惟長邑學宮燿而遷遷而又毀予旣事修葺雖工大未易
竟而規模已宏遠矣斯志也百王之秩祀追崇之鴻典配享
從祀之名數悉載焉昭其禮也祭器祭品樂舞悉陳焉昭其
物也

聖諭臥碑賢箴憲老之儀悉述焉昭其教也其餘廩餼學田書院之
屬或昔所未有與有而久廢者悉具焉存定制寓興復也予
不敏得爲者不敢不力不及爲者亦不敢不志要未敢視講
藝爲粉飾之具也作學校志

治民必祀神神所以庇民也故人民社稷古之宰邑者並重
焉今三壇之制通於天下而城隍之立受職同於有司蓋懷
柔之義懷然矣茲志先壇壝重祈報也次隍祠隆幽贊也附

祠一褒死事也二氏之宇暨他神明不列焉非典也邱墓漏
澤附焉從陰幽之義也作祀典志

選舉之法以名致實者也名非實也然舍名無所致實也名
非實故名重而實有時輕舍名無所致實故實雖有時輕而
名終不可廢兩漢取士重辟舉隋唐以後重科目自進士孝
廉明經旁及異途所以使天下之士得自致於功名之路者
其道益廣然名實之淆久矣而千百年終不得廢其法所謂
舍名無所致實也長邑自宋元來與選舉之目者若而人固
皆以名而存之者也而表表焉德業文行不可磨滅者率由
此起覽者因是而興起焉則夫以名致實之道亦不越乎此
矣作選舉志

史家循酷並傳而志專紀名宦何也史顯行其權者也故備法戒於兩存志隱行其意者也故寓微彰於偏著義各有攸當也且夫既縮綬而君長茲土父母斯民也雖有弗率其忍彰之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禮也然名終不得稱焉故志其名者而不名者可知也長邑自漢以來二千餘年矣而長吏之名惟數子者歸然獨存是可感也已作名宦志

流寓者非宦非家偶過而暫焉者也然奇人一投蹟而其地千古矣太白夜郎魑魅猶喜其過況文物之域乎星沙名勝地於古名流鉅公適我者多矣彼其至止也或蓄去國懷鄉之思或發探奇覽勝之興或逢握手道故之雅或起投足無門之悲欣戚殊情久暫異時而地則有同榮焉作流寓志

鄉有賢人焉則過之者企而慕之曰某賢人之所產也居是鄉者亦矜而稱之曰某賢人之所產也蓋人之關乎地也如此長之域山水靈秀鍾而爲人率皆魁奇俊偉德業文章前後輝映者指不勝屈也官斯土者能無景行乎哉居是邦而事賢友仁爲同時者言也往者不可作矣從而識其懿行以想見其生平亦猶尙友乎爾至若干城之選高尚之倫巾幗之英皆不可泯滅者並附著以彰其盛焉作人物志

君子語常而不語怪故曰天下豈有仙人又曰眼前望見佛國由斯以論則長生無生直子虛之談耳然而恬淡空寂亦可禁欲因果報應亦可警頑於世教不無微助焉昌黎所謂火其書廬其居者特惡夫爲之徒者假其說以蠹世耳有天